

不寒而栗

◆ 昆金

—

此时此刻我坐在轮椅里，以舌尖清理牙缝间的残渣。没来由的，脑子里突然就被妻子的影子塞满。而此时，妻子刚刚擦干净饭桌，把碗筷收进厨房清洗。

她今天穿着一件浅绿色底子的提花棉旗袍，腰间束了个红色围兜，让人一看就禁不住想起春暖花开这个词来。这件旗袍是她最喜欢的衣服之一，

平时轻易不会穿出来，今天却只是拿来穿着做家务。眼下我们刚刚吃完晚饭，儿子小军已经进房间写字去了。

桌上的三五牌台钟冷冷地敲了六下，把我从冥想中唤醒。再过一会，我兄弟小武要来。

在妻子看来，我现在的体力刚好足够把自己从床上挪到轮椅里，或者从轮椅里挪到马桶上。可如果哪天太阳不错，我就会再加把劲，把自己推到院子当中，然后闭上眼睛，迎着阳光，展开四肢，把自己当作是一块刚



刚抹完桌椅台凳的油腻抹布。

我当过兵，打过仗，身手和脑子还算可以。以前我一直在给人当私人护卫，但三个月前，我在护主时不慎伤到脊柱神经，医生根据我的表现和主诉，判断我会在半年内彻底瘫痪，具体说来就是胸部以下彻底失去知觉。这是一件改变我以及全家人命运前程的糟糕事，而这也是我让亲弟弟小武今晚赶来的原因。

雇主很感激我救下他的命，付了我全部医药费后，又给了我一笔伤残补偿金。这笔钱我压了好久，最后决定给自己买十份人身意外保险。保险公司在了解我的情况后，提出了苛刻条件，最后总算愿意做我这笔生意。

本来我的打算是万一我有不测，就让妻子拿着这笔赔偿金，把我们的儿子小军抚养成人。但是常言说买的不如卖的精，我在仔细阅读那份措辞晦涩的保险协议后，就感觉我这个如意算盘恐怕会破灭。所以，我提出了另一个建议。

我妻子听完建议后，吓得面如土色，捂住脸，夸张地尖叫起来，最后号啕大哭。看来要委托她来实施这个建议，简直就是不可能。于是我就想起了我的亲兄弟小武来。

六点半的时候，有人急促敲响我们家房门。我想着应该是小武到了，刚要喊妻子开门，妻子早就从厨房一路小跑出来。她边跑边利索地解下红色围兜，丢向椅子里，浅绿色的旗袍下摆在奔跑时凌乱翻转，非常好看。

二

我的建议其实很简单，就是让小武和妻子两人把我打死，并且还要伪装成是意外事故，比如谋杀什么的，以此彻底瞒过保险公司。这样一则避免拖累全家，再则我儿子还能用那笔不菲的赔偿金生活下去，完成学业。

反正我这样活着，跟死也就差一口气。我不怕死，只怕活得憋屈！

妻子对此当然是反对的。她是个不善言辞的女人，说不出什么感人肺腑的话语，所有对我的感情都裹挟在她的哭声当中。对于她这样的表现，我发过几次火，但随后就作罢了。我安慰她说，要让你这么一个没见过多少世面的柔弱女人，单独去做这样可怕的事情，也真是在为难你了。她听完以后，哭得更加厉害。我看着她这样，也就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。

而小武在得知我的想法后，同样也是一通指责，并表示自己不可能替我完成这个心愿。在几次交谈中他提到了手足情深，说到了我们那一对过早离开人世的父母，鼓励我要坚强，要承受得住生活给你的磨难。我惊讶从小内向的小武，现在的口才竟然如此圆润流畅，简直就是一个哲人。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就深深感叹自己以前真的忽视小武了。我竟然察觉不到他的任何变化，还一直把他当成从小跟在自己身后流鼻涕，被人揍了也不敢还手的软蛋弟弟。这是我的错误。

就这样，我们的几次碰头协商，最后都演变成对我的声讨和规劝，我也只得一再推迟自己的计划。但我没有气馁，我似乎料定他们一定会经不住我的软磨硬泡，最后答应我的请求。

是的，我有这个信心。我甚至可以预料到事件的某些结局，当然这是后话。

我们今天的协商会议已经进行到一半。屋子里灯光昏暗，我坐在轮椅里，小武坐在饭桌对面的长凳上抽烟，桌上一只蓝边白盘子里，整齐堆砌着妻子下午刚做的荠菜塌饼。荠菜肉馅，油煎到两面黄，咬一口外脆里糯。小武爱吃，所以他一来妻子就做这个，而我却嫌粘牙，很少碰。糯食我只偏爱粽子。

今天我再次结合我的身体状况，

家庭收入，生活的压力，以及其他所有现实问题，把我不得已准备骗保的理由给他们重复了一遍。我也记不起这是第几次向他们唠叨这些话了。每次说起这些，我自己也有些厌烦，也有些痛彻心扉，但我必须坚持，并且不能把这股厌烦在他们跟前流露出一丝一毫。因为我输不起。

其实我已经隐隐感觉到了，到最后几次交谈时，小武显然已经有些愿意退让的迹象。果然是我的亲兄弟，为了彻底解决哥哥的心病和家庭困境，我相信他是不会无情无义坐视不管的。而妻子每次只是掩面哭泣，她的泪水就像是一帖万精油，任何时候流淌开来，总能跟当时的情景完美融合，并且让我瞬间失去最后一丝想责备她几句的勇气。

所以我接下来的交谈，就把重点放在如何把骗保过程做到天衣无缝，完美应付保险公司的理赔审查这个核心话题上。我相信这才是眼下小武最大的心理障碍。几个轮回的谈话下来后，小武果然流露出这方面的深深顾虑来。

这个时候我心里泛起一阵喜悦，同时隐隐还有另外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涌上。我让小武坐到我身边，然后我拉着他的手，用力捏紧，以此表示我的感激之情。看得出小武的心情是复杂的，他的内心应该是既想帮助哥哥走过这道坎，又不想眼睁睁看着哥哥丢掉性命。想到这些我一下子就流泪了。真的，那股眼泪一下子涌出，根本抑制不住。我真想抱住小武，兄弟两大哭一场。但是现在不行，我不能在我即将说服他们的时候，重新让亲情占据上风，从而让我的完美计划前功尽弃。

这个时候，妻子也擦干了眼泪，静下神来，准备聆听我的方案。

说起方案，我忍不住要小小得意一下。我能够从血肉横飞的战场上活

着回来，并且有资格去给达官贵人做贴身护卫，除了运气，更多的是靠我的机敏冷静和缜密手段。而眼下若要完美演绎这场骗局，自己同样也需要把这种素质演绎到极致。

三

这个星期，周凤岐已经是第三次接到这个男人报案了。

这男人叫俞临，退伍后给人当保镖时受了重伤，下半身基本瘫痪。他在报案中声称有人想敲诈他，还威胁他的家人，请求巡捕房予以保护。

说实话这种案子巡捕房懒得搭理。巡捕房又不是保安公司，怎么会去当某个人的护卫呢？只不过周凤岐在见到俞临可怜巴巴坐在轮椅里时，突然有些怜悯，这才答应坐下来跟他聊一会。

俞临说他在做保镖时，打死过不少歹徒。现在就有个自称是某个歹徒的哥哥寻上门来，准备替他弟弟报仇。

俞临回忆说，第一次看到对方是在一个傍晚，天色已经有些暗淡。敲门声响起时，俞临以为是妻子忘记带钥匙，就吃力地推着轮椅去开门。院门开后，他就在昏暗暮色里看到有个高大男人一身风衣礼帽，戴着一个大口罩，低头站在自家门口。而对方在确认俞临身份后，当即说明来意。俞临不惧，直接就跟对方说他现在生不如死，心灰意冷，如果对方愿意帮他一把，就别犹豫，马上动手，谁不动手谁就是狗娘养的。

对方见他不畏死，马上改口，以威胁俞临家人为要挟，向俞临敲诈一笔钱款。俞临没有答应。纠结之时，恰逢俞临妻子回家，对方这才作罢，急匆匆离去。

以后这个敲诈者又多次过来找俞临发难，都被俞临拒绝。最后对方也有些灰心，威胁说下次再不付钱，他

就杀了俞临全家。俞临恐慌，这才报了巡捕房。

这件事周凤岐做过外围调查，基本确定俞临没有说谎。起码有俞临的六个相邻街坊目睹过那个穿着风衣礼帽的男子。所有目睹者的供述都惊人的一致，对方是个高大男子，喜欢把礼帽扯得很低，又把风衣领子竖起，戴一个大口罩，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。而且他似乎特别有心，每次出现在俞临家门口时，总是在黄昏天色将暗，但还没有完全暗淡的时候。这应该同样也是为了掩饰相貌。同时这个时候，俞临妻子还没回家，这样也适合两人交谈。俞临妻子在纺织厂做工，每逢白班总是要到天完全黑了才能到家。他们的儿子小军这些天寄放在外婆家里。

另外所有的目击者还一致反映，这个神秘男子走路有点一瘸一拐，应该是个瘸子无疑。而且周凤岐前一次过去时，还亲眼看到过这个敲诈者留在泥地上的脚印。那天刚好下了点雨，对方的皮鞋印深深留在俞临家的院门口。从鞋印的深浅姿态来分析，也确实能判断出是个瘸子。事后周凤岐还特地喊来了助手小赵，挑选了几个清晰脚印，浇了鞋模带回去存档，以防不测。

但接下来对方会什么时候再出现，却无法预料。因而周凤岐即便有心保护俞临，也无能为力。他总不能一天二十四小时守在俞临家里。

而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按照俞临的叙述，然后去拜访俞临担任保镖的那个雇主。遗憾的是，雇主也不知道俞临所说的那个歹徒是何方人士。实际上那些歹徒也只是被人雇佣的，根本不可能查清他们的身份。

四

又是一个暮色朦胧的傍晚，那个

穿着黑色风衣，戴着宽檐礼帽和大口罩的高大男子来到俞临家院门口，点了支烟，环视四周，并不在乎有人正在朝他窥视，抬手就去敲俞临家的院门。

冷峻而恐怖的敲门声就在暮色中咚咚响起。

但院内没有一点动静。

那个高大的黑影耐着性子重复敲了几次，均得不到任何回应。他终于愤怒起来，对着院门一阵拳打脚踢，俞临家的院门差点被踢飞，但是院子里依旧没有一点点动静。

风衣男子一番发泄后，咬牙切齿，恶狠狠对着院门说着什么，最后离去。在他的身后，有好多居民偷眼观望，然后快速闪进自家屋子里，顺手拉走好奇的小孩，关上院门。

风衣男子孑然独行，风衣飘扬，坚硬的弹石路面撞击着他鞋跟上的铁掌，传出一阵沉重的铿锵声响。最后他拐出巷子，上了一辆电车。

等他从电车上下来后，马上又拐进三马路上的一条支巷，最后敲开其中一扇窄窄的房门。

替他开门的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妇人。借着昏暗灯光，不难看清，这个妇人便是俞临的妻子，小晶。

风衣男子进屋后，摘下口罩，顾不得褪去风衣礼帽，一把搂住小晶，急促亲吻起来。小晶并不躲避，安静地等他平息下来，然后轻声说你是先吃饭，还是先吃我？

风衣男一听，笑笑，转身褪去风衣礼帽，露出他的真面目来。

他居然是小武。

小晶把小武安顿进饭桌后，倒酒搛菜。两人推杯换盏，亲亲密密。小晶依旧穿着那件浅绿色底子的提花棉旗袍。因为小武说过这件衣服很配她。

小晶问今天俞临有没有给你开门，小武摇头说没有。这是大哥跟自己约定好的，这样做只是为了让街坊

邻居们确认，的确有这样一个可怕的男人在骚扰着俞临，而且行为举止已经变得越来越粗暴野蛮。

小晶注视着小武良久，说你一口一个大哥大哥的，就没有半点愧疚罪恶感吗？

小武拿起酒杯，一饮而尽，说当然有。小晶说那你不马上住手，好好当他的同胞兄弟？

小武吃着菜，腾出手来搂着小晶，轻声说我这么做，还不都是为了跟你在一起？小晶马上就说，我为了你，也付出了很多，你不要让我尴尬。小武说当然。

小晶又说你不能再继续去找俞临挑衅了。这件事的铺垫已经足够厚实，接下去就该进入正题。小武点点头，说大哥已经答应，下一次就可以直接朝他开枪。说到这里，两人都愣了一下。小武注意到小晶有些惶惶然，便搂紧她，安慰说你别有顾虑，这是大哥自己的意思，生命对于他而言，已经变成一种比死亡更加残忍痛苦的折磨，他需要这份解脱，这一点没有任何人强迫过他。我们也只是在帮他。

小晶点点头说对，他的死跟我们无关。我们对不起他的唯一地方就是在他活着时就偷偷在一起了。小武赞同，说你别多想，大哥提到过，等他死后要我多多照顾嫂子和侄子。我这么做，想必也是他所愿意看到的。两人说到这里，都有些迟疑，不再说话，只是紧抱在一起。

半晌，小晶抬起头问小武，你大哥这个计划，究竟有几成把握，会不会被人揪住破绽，尤其是保险公司的？小武想了想，说小晶你放心，这个计划我也仔细掂量过，的确很高明。由此可见我大哥其实是个很不简单的人。你看，他首先让我冒充他的仇人，反复出现在他家门口挑衅，故意让很多邻居目睹到我，然后他自己再去巡捕房报案。这样一来，就等于凭空捏

造出一个并不存在的、扬言要取他性命的仇人。这样当他真的被杀以后，所有人都会觉得，一定是那个仇人下的手。而那个仇人并不存在，所以巡捕房不可能找到凶手，保险公司想赖账都不行了。

小晶想了想说，我最害怕的就是你被看穿，这样我们什么都完蛋了。小武摇摇头说你放心，现在除了你我，就只有大哥知道这个神秘男子的真实身份，但他是绝不会泄露出去的。我这次不仅伪装成了瘸子，而且还在后背小腹垫了很多东西，这样整个人形都已走样，不可能被人看穿。小晶感叹一声，抱着小武，说你开枪的时候尽量干净利索，别让他感觉到任何痛苦。小武点点头说我知道，他也是我大哥呢。小晶说小武，你这么对我，真的是出于对我的爱，而不仅仅是出于一个男人的本能，对不对？小武使劲点头说，你放心小晶，等事情过去以后，我一定好好陪你过一辈子，然后把小军抚养成人。小晶说嗯，那就好，我信你。

两人安静拥抱了一会，各自坐下，吃饭。小晶扒拉着饭粒，突然起身要回家。小武说你再待一会吧，小晶推开他，说小武我现在特别想守在你大哥身边，毕竟这样的时间已经不多，我想让自己在今后的日子里，尽量心安理得一些。小武想了想说，行，那我送你回家，却被小晶阻止。

五

俞临的报案，其实并没有被周凤岐备案入档。因为这根本就不像是个案子。那个所谓的威胁者只闻其名，未见其影，所有的情况都只是俞临和邻居们的一面之词。如果周凤岐试图介入，那就必定要花费大量时间投入进来。而按照当前的情况，这是不可能的事。因为现在什么事也没有发生。

如果有人当街骂你几句，或者威胁你几句，巡捕房就要立案介入，那也有些过分了。

不过俞临给周凤岐的感觉，却总是有些与众不同。那种目光，波澜不惊；那种语气，不紧不慢，谜一样的神秘，也是周凤岐极少会在受害者身上感受得到的。所以趁着手头不忙，他决心要去解开这个谜团。

他先去医院查实了俞临的病情，随后又去俞临的雇主那里了解情况，最后得知雇主确实给过他一笔不小的补偿金，而俞临用这笔钱给自己买了人身保险。这个情况令他警惕。

俞临刚刚买了人身保险，马上就有人出来威胁他的生命。这难道会是巧合吗？

邻居们反映那个威胁者已经几天没来了。按照以往的规律，周凤岐判断对方或许在这几天里就会现身。因此这两天每逢傍晚，他必定会隐藏在俞临家院门附近守候，希望可以一睹威胁者的真容。但三天过去了，对方始终没有出现。

今天也不例外。周凤岐站在黑暗的巷子口，借着旁边人家窗户里透出来的亮光，看了看手表，准备回去。

一抬头时他就看到俞临家里的窗户亮着灯，突然觉得应该继续呆一会。耐心，一向是他的制胜法宝，尤其是在眼下这种打不开局面的情况下。

事实上这个想法让他获得了至关重要的线索。

六

当那个姓周的包打听幽幽地站在巷子拐角处朝我家张望时，我和小武也正躲在窗帘后面朝他窥视。那一刻我的直觉告诉我，这个包打听或许会成为我实施计划的严重障碍。

小武开始埋怨我，说我根本不应该去惊动巡捕房。我对他说小武你错

了，这事人命关天，只有骗过了巡捕房，才能轻松骗过保险公司，所以我必须这么干。小武没怎么听明白，我就继续解释说你看，这个包打听看上去是个麻烦，但到关键时刻，肯定就会提供关键证词，让保险公司信以为真。你看现在他已经接受了我们凭空捏造出来的那个寻仇人，并且已经保存好那个人的脚印。下次你只要继续穿着那双鞋子实施计划，他就一定会把这个并不存在的人当作杀人犯。那么这个案子有被害人，有目击者，有嫌疑犯，而且嫌疑犯也具备作案动机，这样他们就不会再去怀疑其他人。

小武叹息说我本来也是这么想的，但没料到这个包打听做事这么顶真，我们一定要有所提防。我点头说是，我们不能被他看出任何破绽，更不能被他抓住现行。所以小武，这件事我们必须十分谨慎。你怕不怕？

小武赶紧摇摇头，说大哥我不怕。我看着他，冲他笑笑。

我们说话的当口，小晶悄悄暗叹一声，走进厨房。

小武注视着我，说大哥你真的想好了吗？我再次点头笑笑，说小武，好兄弟，我知道这么做，对你也是一次折磨和冒险。大哥实在是迫不得已，我欠你这份情，你就成全大哥吧。放心，只要我们计划周密，没有人可以看穿。

小武听罢，突然开始落泪，并不像装出来的。

我看着小武的样子，说不清心里是什么滋味，便又说本来我准备让你趁黑攀墙进入院子，然后从窗户外面朝我开枪。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在院子里围墙上留下你的足迹。你的脚印之前已经被巡捕房浇模，到时候一对照，他们就能判断是什么人枪杀了我。不过现在看来，这样做同样具备一定的危险性。万一你行动那天，恰好那个包打听躲在附近，那你就当场被

抓的可能。这可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。

小武紧张，说大哥那怎么办？我想了想说我们只有耐心点，过一阵再说。那个包打听这样每次扑空，就总会有松懈作罢的一天。

小晶突然从厨房里跑出来，蹲在轮椅跟前，捏住我两只手，泪眼婆娑。我迟疑地注视着她，微微一笑。小晶哇的一声哭出声来，说俞临，我求求你，这件事到此为止吧，好不好？

我想了想，摇头说小晶，有些事是不可能走回头路的。如果不这么做，我们都不会快乐，小军也不会有美好未来。与其这样，还不如当机立断。就算有些不舍，有些悲伤，也不能令我有丝毫动摇。我们以往的夫妻情分，我会永远铭记，谢谢你给我带来的那些快乐日子。

小晶掩面，突然发飙，说我不允许你们这么做。我可以出去做工，赚钱回来养你，养小军。我听她说得那么坚决，也有那么一点点动情。但嘴上还是说你养活得了我们一家人吗？我这病只会越来越严重，你赚的那些钱，还不够我的药钱，你很快就会失去信心。小晶，这些你都想过吗？

小晶流泪说我总不能为了这个，就眼睁睁看着你去寻死呀。

我看了看窗户，示意她小声些，那个包打听或许还没走远。这个时候，大家的情绪都有些激动。

一时间大家陷入沉默。我的心里五味杂陈，差点就支撑不住。为了掩饰这股情绪，我慢慢把自己挪到卧室门口。小晶过来准备推我进屋，被我奋力一推，小晶仓促后退几步，差点摔跤，好在小武动作迅速，一把扶住了她。而我早就进入房间，并把房门重重关上。

我坐在轮椅里，回忆着小晶刚才被我推搡时的伤心表情，暗暗咬牙。关键时刻，我绝不可以软弱。绝不可以。

片刻，门外传来小武喊，大哥，我回去了，明天再过来。

我说了声好，继续沉思。一会儿小晶端着脚盆，走到我跟前，说俞临，洗个脚，早点睡吧。说这个话的时候，她已经恢复了平静。我想这或许是因她多少理解我此刻的心情，或许也是因为小武的规劝和安慰。

我端详着正在给自己脱袜的妻子，感觉不可以让这股温情肆意蔓延。因而我稍稍迟疑了片刻，突然一把揪住小晶的头发。小晶疼得叫喊起来，但我就是不放手，还要腾出另一只手，照着小晶就是一通耳光。小晶被揪住头发，根本无力反抗，转眼间就被打了十来个巴掌。

小晶被我打懵了，脸蛋顿时就有些红肿，好久之后才哭着说你为什么要打我？

我不敢看她的脸，更不敢跟她对视，我只说我好不容易鼓起的勇气，差点就被你们给报销了。为什么你们俩就不能一鼓作气，帮我完成这个计划呢？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这个家，为了你跟小军的未来？你们为什么老是这样婆婆妈妈呢？

小晶委屈说那你为什么不能理解我的心情呢？我说你让我理解你什么？然后我内心一股无可抑制的愤怒便拔地而起，瞬间弥漫了我的心头。我操起手边一根鸡毛掸子，倒捏过来，劈头盖面朝着小晶狂抽过去。小晶原本就蹲在我跟前，所以鸡毛掸子准确落在她的脑袋脖子肩头上，噼里啪啦地响。快速掠过半空的掸子划过空气时，发出一阵阵飕飕飕飕的破空之声，从掸子上散落开来的鸡毛在小晶头顶飘舞，缓缓落下。

这一顿抽打，彻底耗尽了我的气力，也让我郁积在胸的怒气稍稍发泄。然而整个抽打过程中，小晶一动不动承受着我的暴怒，安静得像只趴在我脚板上打盹的猫咪。

我茫然看着昏死在自己脚板上的小晶，意犹未尽，但最后终于罢手。

七

又是一个晚上，小武拿着一包东西，急匆匆踏进自己家门口，回手关上房门。

而就在不远处一棵大树后面，有个黑影露出脑袋，悄悄朝小武家张望过去。

小晶坐在小武家的饭桌边，小心翼翼摆弄着肩头上的伤痕。小武进来，解开包裹，拿出一些药水药膏，熟练地涂在小晶肩头脖子后背的伤口上。小晶洁白的肌肤在昏暗灯光下，反射出一股楚楚动人的韵味来。

每次给小晶换药，小武总要愤怒一次：你看看，哪有把自己老婆打成这样的？就算是对付进屋的贼骨头，也到不了这个狠劲。

小晶每次也总是以沉默回应小武的愤慨，引得小武更加义愤填膺，说小晶，算了，我早点把那件事完成，以后就没人这样打你了。原本看他还有点可怜，现在我就想马上一枪毙了他。

小晶叹息一声，说小武你怎么就看不明白，偷临这么对待我，就是因为看到我们两个有些犹豫，他害怕我们不帮他实施那个计划，所以才这么凶狠打我。他这样做，就是想让我们恨他，盼着他早点死，他是在帮我们下定那个决心哪。他能这么想，这么做，也算不容易了。

小武一听，顿时有些惊讶，说就算是这样，他就不能用别的办法吗？我们只是有些犹豫，也没说过不答应他这么干嘛。都到这个份上了，你还在帮他说话。

小晶摇摇头说小武你不懂，他毕竟是我丈夫，在他跟前，我始终是有些愧疚的。小武不高兴，说那你想怎

么办？你还愿不愿意跟我在一起？小晶急说我没说要怎么样呀。我们家现在这副样子，迟早得想个办法。他现在死的意愿那么强烈，我们也只能顺水推舟。但是我们必须尽量做得心平气和，这样以后我们才能坦然面对这段往事，你说对吗？

小武想了想，说小晶你说的那些都在理，我就是不忍心你被他打成这副样子。小晶暗叹，说他打我的时候，我一点也没躲。我希望他把我打个半死，这样我心里就会多一些坦然。这也是我该得的。

小晶说着，扭头望向自己的伤口。昏暗的灯光下，看不清她的表情。

小武收拾完伤口，帮小晶穿衣。两人站在屋子中央，拥抱了一会，小武就送小晶出了门。

就在小武送小晶离开家门后，躲在大树后的那个黑影走到小武家门口，打量片刻，随即离开。

八

大概又过了一周，一切还是原来那个样子。小晶的伤势好转，继续上班下班，照顾我和小军。小武也三天两头到家里来串门。奇怪的是，那个包打听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。我估计自己这边按兵不动，对方也就已经失去耐心。毕竟这件事仅仅只是一次次只动嘴不动手的威胁，对方并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。巡捕房也盼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

那么我的计划也就可以实施了。

我把一支手枪交给小武，交代说手枪是我从部队私藏回来的，里面有四发子弹，虽说老旧，但性能绝没有问题。小武接过手枪，掂了掂，表情有些怪异别扭。

我又让小武把我推到院子里，环视一圈后，我指着院墙某个缺口说，小武到时候你就从这个豁口里跳进院

子，然后踩在栽有几株月季花的地方靠近窗户。记住一定要踩在那个地方，因为那边松软的泥土能够留住你的脚印，这一点很重要。小武点头说知道了。

然后我又说到时候我会坐在床边的轮椅里，你推开窗户就能看到我。开枪的时候尽量瞄准，别把我打个半死，这样我就该活受罪了。小武端着枪，想了想，说不会，大哥你放心。

我跟小武在说话时，小晶就站在不远处，低头望着开满红黄花朵的月季发愣。我发现了，通过这一周来的酝酿，我们的心态已经发生很大变化。大家从之前的犹豫纠结，逐渐过渡到现在的从容和坦然。嗯，这是好事。

最后我说明天小晶上早班，小武你傍晚就过来吧。

说完这句话，我看到小武小晶全都有些惊恐。

九

第二天傍晚，我把轮椅推到房间窗户跟前，看着外面天色朦胧，暗暗想，这一时刻终于要来了。老天，你一定要帮帮我这个可怜的人。

我这样想着，慢慢把轮椅推到床边，让自己正对着窗户，然后长吁了一口气。

与此同时，小武穿戴齐全，趁着夜色，早就在大哥家四周转悠了好久。几圈下来后，小武确认没有埋伏，便果断翻越大哥家的围墙，从松软的月季花丛中走过，来到大哥家的窗户下面。

月色皎洁。

小武整了整口罩和帽子，掏出手枪，顶上子弹，慢慢推开大哥家的窗户。大哥房间里开着一盏昏暗小灯，他的轮椅停在床边，但是大哥并没有坐在轮椅里。

小武觉得奇怪，迟疑了几秒钟后，

他便按耐不住，从窗户里爬了进去。

小武刚刚落地，房间里突然响起一声枪响。小武的身体震了一下，低头朝自己胸口看去。

一个弹孔显现，大片的血迹迅速从胸口蔓延开来。小武有些眩晕，努力抬起头，寻找着枪声出处。

俞临从床后面慢慢走出，阴冷狞笑。他手里捏着一支跟小武手里一模一样的手枪。

小武惊讶地望着大哥，还想说什么，第二声枪声随即响起。小武倒地。

俞临走近奄奄一息的小武，把持住小武捏枪的手，正对着轮椅，开了两枪。子弹打在轮椅某处，一阵尖利的金属碰击声。

俞临伸手摘去小武的口罩。小武颤颤地说大哥，怎么会这样？

俞临说兄弟呀，你实在不该碰你嫂子。

小武艰难地说大哥原来你没瘫。

俞临说是，我骗过了你们所有人，包括医生。受伤前我就知道你们勾搭上了，受伤后我顺水推舟假装瘫痪，就是为了设计报复，而且我必须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。

小武说大哥我错了，对不起，我真该死。

俞临点点头，说放心小武，你会死的，一定会，我保证。

小武死不瞑目。

+

周凤岐闻讯赶到俞临家时，俞临呆呆坐在轮椅里，望着跟前小武的尸体发呆。

周凤岐问这是怎么回事？

俞临说傍晚时有人蒙面闯进房间，并且朝他开枪，他不得已用以前雇主送给他的手枪还击，打死对方。摘下死者口罩后，才发现这人是小武。

周凤岐问你怎么会随身携带手

枪？俞临说自从被人威胁起，就把私藏的手枪带在身上。

周凤岐再问，你觉得小武为什么要这么对付你？

俞临想了想，说他知道我有一大笔雇主赠予的钱，所以就想敲诈吧。但那笔钱我真的已经花了，可能他还不相信。哎，这个小武。

周凤岐纳闷说你怎么会认不出自己兄弟？哪怕他再怎么装扮。

俞临说你看，他的前胸后背都垫了东西，身形都变了。而且还风衣礼帽装瘸子，戴口罩，说话还吊着嗓子，又一直在光线暗淡的傍晚出现，换作谁都会被骗。

周凤岐问着问着，暗暗倒吸一口凉气，退出房间，让人把小武的尸体搬走。

没想到这件事最后会变成这副模样。

那晚在俞临家门前守候时，周凤岐尽量说服自己要耐心，所以又等了一会。但就是这一会，却被他发现了另一条线索，那就是小武。

那晚当小武走出院门后，徘徊犹豫了好久，最后再次进院。周凤岐靠近院门口张望进去，看到小武正侧耳贴在俞家窗户外面偷听，举止鬼祟。周凤岐就此盯住小武，并很快发现他和嫂子小晶有着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。这让他大吃一惊。三马路那边是小武临时租住的房子，周围没有人认识他们，所以很适合他跟小晶幽会。据邻居们讲，这两人双双出入，至少有大半年时间，我们都以为是夫妻。

看来这起叔嫂勾搭已经趋于成熟。

很明显，小武假扮寻仇者行凶，应该就为了替小晶清除俞临这个累赘，并达到跟小晶长期厮守的目的。敲诈一说只是铺垫，杀人才是目的。但没想到阴差阳错，最后却意外死于俞临之手。

而直到此时，俞临还完全蒙在鼓里。

小武蓄意谋杀，人赃俱获，而俞临开枪打死小武这件事，完全出于自卫，因此不用承担任何责任。这个案子的结局也只能这样了。

周凤岐站在不远处，看着俞临，越看越觉得这是个可怜的男人。那么自己还有必要把残酷真相告知他吗？

周凤岐一直没有找到小晶。她所有的亲戚朋友和娘家都说没见过她。邻居反映事发后曾经见过下班回家的小晶，但一转眼就不见了。

是呀，到了这个份上，她无论如何都没脸见丈夫了。

十一

两个月后，有天小赵突然说你知道吗师傅，那个俞临从轮椅上站起来了。医生也说这是个奇迹。

周凤岐惊讶。

小赵又说他老婆小晶至今没回家过。现在俞临和儿子生活得安详平静。

周凤岐被震撼住了：对于俞临来说，这可真是一个再完美不过的结局呀！

一想到这个，周凤岐不寒而栗，马上就意识到，自己或许遇到高人了。

他马上说小赵，下午我们一起去找俞临。

小赵纳闷说师傅你找他干嘛？

周凤岐感叹，说之前我们都疏忽了。俞临一案，完全还有另一种可能性。

发稿编辑 / 冉利敏